

秦、三晋纪年兵器的刻铭及行款论析

苏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秦、三晋纪年铜戈的援部已经不见铭文,胡部铭文的主流形式表现为单一行铭文从援向胡的下端而行,但偶有的反向铭文可能是与特殊的用途有关。样式最多的还是胡部的铭文,根据字行与阑的角度可分为Ⅰ、Ⅱ两型,Ⅰ型又可分为a、b两式,铭文有铸有刻。矛、铍的铭文行款相对而言较为简单。就国别来说,秦和三晋者主要特点很相似,但也在某些方面各有特点。春秋时期以及之前的铜器绝大多数是铸铭,到了战国时期刻铭在数量上占了较大的优势,这种明显的转变背后有多种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其中工具材质更新、技术手段提高为直接原因,而社会各阶层普遍追求的雕刻风尚则是最基本的推动力。四国纪年兵器主要集中在战国中期到晚期,正好体现了当时刻划铭文成为主流的青铜兵器生产的大趋势。

关键词:秦;三晋;青铜兵器;刻铭;行款

中图分类号:K225/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6-0152-04

战国时代秦、三晋纪年兵器的铭文雕镂方式主要可分为模铸和刻划两种,在兵器上铸造铭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如《殷周金文集成》[1](下文简称《集成》)11392的大兄日乙戈等,铭文铸在援部。此外,内部铸铭的也有,如《集成》10684的爱戈,两个部位的铸铭在战国之前都是占据主流地位的类型,文字多者则在援部,字少者就在内部。虽然西周后期已经出现在铜器上刻划铭文的情况,目前最早的例子当属著名的晋侯苏钟,但毕竟还比较罕见,直到春秋时期也没有太多的例子。这两种方式在战国时期发生完全逆转,以秦、三晋纪年兵器铭文进行大略的统计可知,铸、刻两种方式的数量比例接近1:10,说明战国时期刻划铭文是占绝对优势的主流形态。铭文在器物上的布局以及走向就叫做行款,学者对此论述较少。秦、三晋兵器铭文的行款有多种表现形式,下面先分析四国兵器铭文的行款类型,进而探讨刻划铭文盛行的社会原因。

一、秦与三晋纪年兵器的行款类型

秦、三晋纪年兵器的种类有戈、矛、铍(剑),其中戈铭(非附加部分)的行款类型最为丰富,所在部位有胡、内两种,援部已不铸刻铭文。楚国铜戈仍有铭文在援部,如《集成》11381楚王畀璋戈有铭文“楚王畀璋严南越用作戈以昭扬文武之”,行款为从左向右行,援部未

完的铭文偏转到胡部接续,较为典型。胡部铭文在春秋时期非常流行,战国时期已经较少,多出现在无纪年的铜戈上,三晋纪年铜戈一般在阑穿侧,从上往下竖直行,如《集成》11355的十二年少曲戈,铭文起始位置与援的上刃齐平,末尾则正好到胡的下端。例外的兵器有两件,一是《集成》11269的十四年州戈,铭文不长,但在胡部分两行,且文字方向从胡到援部,在三晋中属于孤例^①。二是大良造鞅戈,铭文首行从胡的下端沿阑侧向援部排列,另一行从背面的援部走向胡部。时代再晚的秦戈很少见到胡部铸刻铭文的情况。

铭文在内部的铜戈数量占绝大多数,根据字行与阑的角度可分为Ⅰ、Ⅱ二型:

Ⅰ型,铭文行款方向垂直阑,可分行款向阑a、行款逆阑b两式。

a式:行款向阑是指铭文从阑侧向内的尾端而行,如三晋的卅二年业令戈和秦三年上郡守冰戈,均为刻铭,或两行,或三行,是最常见的铭文样式,数量也最多。比较特殊的一件是《集成》11347的十三年口阳戈,内部铭文为a式,但没有结束的铭文部分在胡部接续,这在三晋青铜兵器中是非常罕见的例子。铸的铭文数量很少,如二年州句戈和盲令戈,使用长条玺印在模子上铃压,然后翻铸,两行之间还有界栏。此外铸铭

收稿日期:2013-05-13

作者简介:苏辉(1977-),男,福建浦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

^①辽宁博物馆藏商末乌纹三戈,铭文铸于援部,行款走向与执戈背反。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中解释道:“铭文顺读时,刃向上,可知此等铸铭的戈不是实用的,而是陈设用的仪仗,如《顾命》所谓‘执戈上刃’。”据此来看,胡部倒铭如十四年州戈者大约都如乌纹三戈一样,用作仪仗,因而数量也不多,符合“戈上刃”。

还有一件十年邛令戈,文字从左向右行,与常规方向相反,应当是内模错倒所致。盲、邛俱从亡声,字可相通,如为同一地方铸造,则铸铭兵器为该地的特点。秦纪年铜戈中未见铸铭。

b式:行款逆阑是指铭文从内尾端向阑而行,所占比例相对a式来说较小,三晋的例子有七年仑氏戈和卅三年大梁戈,秦器如六年汉中守戈。

Ⅱ型,铭文行款方向平行阑,铭文在内上的走向与阑平行,非常罕见。三晋纪年兵器中仅韩国有一件十六年阳翟令戈,1976年在郑州古荣出土,河南博物院藏[2],三行铭文刻于内尾部,行款和阑平行。秦兵器铭文此型数量稍多,《近出殷周金文集成二编》(下文简称《集录二》)1201的卅四年少府戈[3],内部铭文主要内容行款与阑平行,边上还从右到左附刻“少府”两字。类似的行款还有《集录二》1184秦器廿三年少府戈,铭文也位于阑和内穿之间。最复杂的是《集录二》1207的卅年诏事戈,内部一面以Ⅰ型a式行款刻“卅年诏事”,同面胡部刻“中阳”;另一面内部“武库授属邦”五字行款则为Ⅱ型,且使用点凿方式刻成,笔划断续。此戈集多种型式于一身,非常罕见,更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这几件秦器都属战国后期,尤其以少府铸造的戈为常见,可知是流行于相近时段的铸造风格。

铭文行款与阑平行的戈在东周时期也有同例,如《集成》11365季怡戈:“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怡之用”,一行四字左行,书写端正。此外,还可举出《集成》11054无纪年的“上党武库”戈,内上铸的四字为秦篆体,粗如狼豪,从内尖向阑一列左行。有学者据字体认为可能铸造于秦统一之后[4],可从,与前文分析秦兵器多见此型行款正合。

矛的铭文位置一般在穿的附近,分两行左行;也有在叶部,或从叶部一直延续到骹部,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行款。

四国剑或铍的铭文多在平脊上,分两行,全是刻铭,这应该与铸造方式有关。铍或剑可能还要经过锻打的过程,如果铸铭,恐怕在这个过程中容易被敲坏,而戈、矛相对而言不需要反复捶锻,铸成之后的工序以磨砺刃部为主,故可有铸铭。秦陵兵马俑坑出土秦王政时期的铍除了平脊上刻有纪年与寺工、冶工人名外,还在格和茎的部位有“寺工”和编号,显示出严格的工艺程序。

四国之中,魏国纪年兵器中还未见到铍的实物。赵国的铍身横截面呈六边形,与柄连接处以自然的弧度收缩,如故宫所藏的春平侯铍和建信君铍[5],颇具美感。秦的铍身与柄连接处平整如线,好比T字形状,秦始皇兵马俑坑里出土的铍多是这样的形制;有的还

加装上了“山”字形的鐔,也就是古书中所说的铍[6]。《说文》:“铍,铍有鐔也。”如《仪征出土文物集粹》所收的十五年寺工鐔铍[7],这种加鐔的方式是三晋铜铍没有的特点。按常理推测,韩国的铍形制应该和同属三晋的赵国相差无几。1971年新郑白庙范村窖藏发现180余件战国晚期的兵器[8],使学界第一次确定了属于韩国的铜铍实物,已公布有卅三年郑令铍[9],实际的情况却是与秦俑坑出土的秦铍形制类同,让人颇感意外。

二、刻划方式的流行及原因

为什么兵器铸款和刻铭在战国时期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转换?我认为其中既有工具材质更新、技术手段提高的直接原因,也有社会风尚推动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

首先,是雕镂工具在材质上的突破。镂工常用的工具——刻刀在文献中叫做剡劂(劂)。《说文》:“剡劂,曲刀也。”段注:高注《俶真训》曰:“剡,巧工钩刀。劂,尺度刺墨边笈也。笈字有误,所以刻镂之具。”应劭注《甘泉赋》曰:“剡,曲刀也。劂,曲凿也。”二注皆谓剡劂有二。王逸注《哀时命》:“剡劂,刻镂刀也。”

春秋以前也是用青铜铸造兵器,青铜兵器本身材质就上佳,硬度偏高,“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钺、夷、锯、櫟,试诸木土”^①。用做工具和农具的虽是恶金,硬度却更超过兵器。《考工记》云:“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科技史学者通过用各种器类的齐(剂)作样本合金分析,探明钟鼎以下各齐的锡含量呈递增趋势,与“六齐”的规定一致[10]。根据材料科学的知识,锡在青铜合金中的含量越高,其强度和硬度就越大,韧性则成反比关系。青铜削刀的硬度高出戈戟,就在于合金中铜、锡配比的差异所致。兵器铭文中的“执剂”为于省吾先生释出,指冶金时调和铜、锡等金属的比例[11]。后来黄盛璋先生改释为“挹剂”,认为包括合金配比、制范浇铸、捶锻磨砺等一系列完整的铸造过程[12]。李学勤先生则通过字形分析,指出仍以于氏的意见为佳[13]。施谢捷先生通过古文字源流的分析,认为兵器铭文中的“执”从幸从支,当释作“敦”,“敦斋(剂)”含义还应取于先生的说法,黄先生释“挹”在字形上无法说通[14]。故笔者仍从于先生之说。

战国兵器铭文刻划如细线,可知工具的坚硬、锋利程度均已达到更高的水平,令人称奇,这与铁器工具开始获得重视有关。用作镂刻的铁削刀在各地考古遗址中都有发现[15],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发现了削刀残片2

^① 《国语》作“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钺、夷、斤、斨,试诸壤土”。恶金的材质学者仍有争论,或以为成份驳杂的青铜,或以为铁。笔者以为其指代可能随时间推移而有变化,未必专指其一。

件,时代为战国早期[16]。但当时铁工具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应该还未普及。至战国中期遗址中出土的铁削刀数量渐多,说明铁削刀已在社会上广泛使用,而刻划铭文恰好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最有名的如河北平山中山国铜容器上的刻铭,行笔刚劲有力、运转自如,已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秦、三晋兵器的纪年铭文也是从战国中期之后普遍流行起来的,且绝大多数都是刻款,背后的主导因素无疑就是铁质削刀等成了习以为常的工具。“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对于刻划工作来说,小巧方便的削刀反比形体较大的剑更适用。《吴越春秋》卷七云“夫截骨之剑,无削剟之利;鬲铁之矛,无分发之便”[17],便道出了其中的关键。

其次,当时的镂刻工艺的确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18]这是圆雕方面的杰作。《淮南子·本经》云:

乃至夏屋宫驾,县联房植,棹檐椽题,雕琢刻镂,乔枝菱阿,夫容菱荷,五采争胜,流漫陆离,修掞曲技,夭矫曾桡,芒繁纷挐,以相交持,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剟剟削锯。

上述文献描绘出建筑木雕的奢华繁缛、光彩夺目,连鲁班、王尔这样的名匠都无法再做修补。从春秋晚期开始刻纹青铜器出现,至战国早中期也逐渐流行开来[19]。《本经》其下还有:

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珍,寝兕伏虎,蟠龙连组,焜昱错眩,照耀辉煌,偃蹇寥纠,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饒,乍晦乍明,抑微灭瑕,霜文沈居,若簠簠簠,缠锦经淫,似数而疏,此遁于金也。[20]

显示在青铜器上的雕琢技艺,丝毫不逊于前文提到的建筑刻镂。陆贾《新语·道基》:“民弃本趋末,技巧横出,用意各殊,则加雕文刻镂,傅致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21]总之,雕镂的对象可以是各种材质。贾谊《新书·瑰玮》:“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22]由于从事雕刻工艺的人员日渐增多,相互之间的竞争必然促使从业者提高产品质量,因而技巧日新,为刻划工艺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

对于雕刻技术的总结与理论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韩非子·说林下》:“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然,为其不可复者也,则事寡败矣。”有了这样的环境影响,兵器铭文的刻写水平自然也水涨船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普遍形成的追求雕镂之物的时尚是促使雕刻技法提高的根本原因。社会各个阶层对于雕镂之物的喜好与需求在客观上促进了雕镂

行业的蓬勃发展,再加上硬度大于铜器的铁器非常方便工匠或写手在铜器或其它材质上进行刻划铭文、纹饰的操作,这些专门技术随即在手工业领域得到普及,甚至成为从业人员的谋生手段。如《管子·侈靡》:“美垄墓,所以使文萌也。”[23]“文萌”就是专门从事雕画的工匠。

虽然雕刻工艺相对于农业而言属于末作而不被统治阶层认可或鼓励,但当时从事此业的匠人还是不断的增加,因为这比耕田所得要更容易获取收益。《管子·立政》:“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韩非子·诡使》:“仓廩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划为末作者富。”农夫耕作虽然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但获利却远不如工匠,于是本应耕作的农夫都去从事取利较快的手工业,那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基础,可是社会的需求以及由此带动相关行业的繁荣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克服这一矛盾就成了战国时代统治阶层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引发了重视农业的人士关于限末返本的讨论。《墨子·辞过》:“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当时各学派大多从倡义贬利的立场看待此事。《新语·本行》曰:

夫怀璧玉,要环佩,服名宝,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镂,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台百仞,金城文画,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不损其行,以好其容,不亏其德,以饰其身,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璧玉珠玕,不御于上,则骫骳好之物弃于下;雕琢刻划之类,不纳于君,则淫伎曲巧绝于下。夫释农桑之事,入山海,采珠玕,捕豹翠,消勐力,散布泉,以极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岂不谬哉?

也有从法制的角度来论述者。《说苑·反质》载魏文侯与李克讨论“刑罚是怎么产生的”,李克曰:“生于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久饥之诡也。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24]雕文刻镂能够影响到国家的根本大计,可见当时追求雕刻技艺的时尚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

直到汉代上述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当时文献中也常见类似的评论。《群书治要》引崔寔《政论》云:“世奢服僭,则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矣。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众。”[25]可知从战国一直到秦汉都存在着相同的问题。

只是弃农务工乃大势所趋,非区区言谈所能撼动。《汉书·地理志》云:“汉兴,立都长安,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民众还是喜欢选择获利更快的技术行业,这与战国时代并无差别,但对国家大计而言,

技术手段再高也是无用之器、不事之功,一向被看做奇技淫巧,视为国家贫困的根源以及乱世悖像。《文子·上义》:“乱世即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遂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逐烦挠以为急,事为诡辩,久稽而不决,无益于治,有益于乱,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自然无可厚非,因为技术的提高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还不明显,自然无法预见其价值,这种历史局限性即便是再高明的人也在所难免。

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庶民对于手工业趋之若鹜,本来就符合经济内在的规律。陆贾《新语·道基》:“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这其中固然有更容易致富的原因,但也与统治阶层的喜好以及客观上形成的鼓励风气分不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之者。为满足君主贵族的癖好,工匠或熟能生巧者通过争先恐后献上稀奇的工艺品而获得利益,就成为下层追求技艺创新的动力。当

然也有人以空谈欺骗,所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记:

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故以三月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无以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因而问之,果妄,乃杀之。治人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

右御、冶工、冶人能见到国君并面陈规劝,可见冶的地位应当不算太低,很可能是属于吏的阶层,但铭文却不一定是出自他们之手,当时生产分工已细,镂刻铭文必然有专门的刻工。所刻铭文有的工整秀丽,可作为书法艺术来欣赏,有的却草率无章,与镂刻者的个人文化水平和书写风格息息相关,同时因为利润的因素趋之如鹜者使得行业技术门槛降低,也是一个方面。

在一个工艺水平大发展的时期,材料合适、技术日新、社会时尚等均已具备了必要的基础,秦、三晋纪年兵器中占有绝对优势比例的线刻铭文与上述背景正好相互印证。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 秦文生,张锴生. 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青铜器[M]. 郑州: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3] 刘雨,严志斌. 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4] 吴良宝. 战国时期上党郡新考[J]. 中国史研究,2008,(1).
- [5] 故宫博物院. 故宫青铜器[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 [6] 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7] 仪征博物馆. 仪征出土文物集粹[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8] 郝本性. 新郑“郑韩故城”出土一批战国兵器[J]. 文物,1972,(10).
- [9] 河南博物院. 群雄逐鹿——两周中原列国文物瑰宝[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 [10] 华觉明,王玉柱,朱迎善. 商周青铜合金配置和“六齐”论释[A]. 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 [11] 于省吾. 商周金文集录·序[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12] 黄盛璋. “(挹)斋(齐)”及其和兵器铸造关系新考[A]. 古文字研究:第15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3] 李学勤. 《考工记》与战国兵器铭文的“执剂”[A]. 中国科技典籍研究:第一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论文集[C].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
- [14] 施谢捷. 释“盞”[J]. 南京师大学报,1994,(4).
- [15] 白云翔. 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铸铜遗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 [17] 赵晔. 吴越春秋[M]. 四部丛刊本.
- [18] 《韩非子》校注组. 韩非子校注[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 [19] 叶小燕. 东周刻纹铜器[J]. 考古,1983,(2).
- [20] 张双棣. 淮南子校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1] 陆贾. 新语校注[M]. 王利器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2] 贾谊. 新书校注[M]. 阎振益,钟夏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3] 郭沫若. 管子集校[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 [24] 刘向编,向宗鲁校证. 说苑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5] 魏徵等. 群书治要[M]. 吕效祖点校. 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陈朝云)